

## 征集令

面对讲台,背靠黑板,在时光长河里,是老师把一个个45分钟,用辛劳汗水和真理智慧编织成无数耀眼的光环,让我们的人生从此无比荣光。多彩的人生,师恩永难忘。这个节日,你心中是否也有很多肺腑之言想要向恩师倾诉?写下来吧,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发给我们,投稿邮箱:qlwbhz@sina.cn。另外,本报“风雅颂”栏目QQ群274791555,以及新浪博客“今日菏泽风雅颂”已开通,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u/3771641097>,我们将不定期举办主题征文和文学活动,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 青春里的标枪

文/孔金泉

“鲤鱼跳龙门”,考上了大学,自以为天之娇子了,而开学第一天辅导员张立兴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打扫厕所。这份开学礼让我实在难以接受。但师命难违,我还是捏着鼻子把厕所上上下下打扫了一通。到办公室汇报工作,他仔细查看了一番,说:“以你一厕之扫的功夫看,一扫天下也绰绰有余啊!”“这哪里是夸奖,分明是在揶揄嘛!

同学们都是初来乍到,拘谨是再自然不过了。张老师说,别选择了历史系,就把书卷里那股子酸腐气也带上来。“书要读厚,再读薄,让人看不出你是读历史的,这才叫读透。”他牵线搭桥让我们学起了交谊舞。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上海的歌舞场,到处都是靡靡之音。我没有报名。张老师不明所以,我据实以告。他哈哈大笑:“没想到,你小子的封建思想还挺多。”结果,我被他连推带搽地上台了。我的舞伴颇为丰满,小手肉嘟嘟的。我的手僵硬得像条上岸的鱼。她问你热吗?这句话不知怎么钻到了张老师的耳朵里,在班会上大讲特讲,“我们要捅破男女

交往的那层窗户纸,否则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永远杀不出重围。”后来,我才知道这段话的背景是历史系的很多学生直到大学毕业依然待售。这是他在杞人忧天,操我们父母的心呢。

我们每天上课都要点卯。我对某些教师照本宣科的表演深恶痛绝,于是溜之大吉。张老师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我等着他审问犯人,一边把肺腑里的慷慨陈辞又排演了一遍。他却慢条斯理地一直在翻着一本书,把我晾在了一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像被针扎的气球矮了半截。直到我的肚子咕咕叫了,他才抬起一双炯炯的眼。“你不是有胆量逃课吗?现在怎么怂了?”我一直哑口无言。我期期艾艾地解释给他听,他居然点头称是了。最后,他给我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厨师做一只鸡,煎烤烹炸,各有其法。鸡的营养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口味上不适合你罢了。”张老师领我到家里吃饭,把我介绍给妻子,“这是我们班的愤怒的青年。”这个标签一贴,我整个大学都没有揭掉。后来,他在另一个场合

又说,“青年,愤怒一些是好的。它会帮助你抛掉身体里那个不满意的自己。”

知道我爱好文学,张老师特意从系里申请了一笔经费,让我主持系刊《岁月》。他特别强调,“这是借的,要还的。”我开始招兵买马,把系里的一批同人笼络在了一起,夜以继日地工作,前前后后几个月的工夫一本墨香扑鼻的《岁月》居然出炉了,还真像那么回事。张老师由衷地竖起了大拇指。但我的枷锁并未解除,还有销售呢。我们另辟蹊径,直接登堂入室,利用晚自习的时间到各系里去宣传,让我惊讶的是我这个羞涩的男生居然也有一条把稻草夸成金条的舌头,一千本杂志,居然卖得差不多了,不仅还了系里的债,还有盈余。张老师给我们办庆功宴,酒酣言畅。他说当年自己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对于为什么放弃,他说:“文学养人的精神,但难养人的身体。希望大家将来别像阮籍似的,信马由缰,走到没有路了,大恸而归。关键的时候,得知道拐弯。”这个忠告,言犹在耳。

那个时候,一直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到了大四,大家都像旋转的陀螺围着招聘会舞蹈。我却幡然发现有很多的书想读未读,于是一头扎进图书馆,准备把牢底坐穿。秦国宰相李斯关于人生的想法就是做一只谷仓里的老鼠。我现在的感觉正是如此,徜徉其中,悠然自在。张老师背后吩咐,鸡毛蒜皮的事就不要打扰他了,包括系里的最后一次班会。但他却在班会上发了一通感慨,“我们班有两个真正读书的人。”其中一个就是我。张老师说我在文学里穷开心,真是天生丽质。”他的感慨是由衷的,当室友转学给我时,我的眼睛滋润了。我终于明白,知我者,师也。

感谢在我狼奔豕突的青春岁月里遇到了张立兴老师。当年他投向我的标枪,当我回过味来的时候都变成了阳光的天鹅绒,他塑造了我,在我不经意中且琢且磨。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想告诉他,我还是当年的那个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 有种美丽叫做坚持

文/申筱涵

六年中,它只是静静地立在戈壁滩上,栉风沐雨,用叶子采集太阳的光辉,用根汲取大地的养料……就这样默默地等待着,只为六年后生命绽放时的惊天一刻,对于依米小花来说,等待是一种美丽的坚持。

雨无穷无尽的下着,无声无息,如同黏濡的蛛丝将我团团包围。书包里沉甸甸的试卷,牵绊住我的脚步,风狞笑着从耳旁掠过,如同挥舞着的鞭子敲打在我心扉上。教室里分发试卷的情景,一直在脑海里盘旋,老师失望的眼神,同学惊叹的目光……一一向我涌来。失落、无助、茫然,顺着阵阵凉意从心底蔓延至全身,我竟找不到一个角落来盛放我庞大的情绪。

随着一声轻叹,我走出教学楼,期盼外面明媚阳光能给我阴云密布的心情带来一丝慰藉。走在教学楼外的一片小树林中,阴郁的心情却依然挥之不去,机械的移动脚步,一团混合着红与白的跳跃着的东西吸引住我的眼球,带来些许好奇。我定睛一看,却被此景震撼住了心灵。

那是一只怎样的鸽子啊!它的羽毛凌乱着,还混合着些许黄泥,一只翅膀耷拉着,巨大的血珠不断向外渗出,另一只完好的翅膀不断扑扇着,试图站起来。唯有那双浅蓝色的眼睛定定的望向天空,似乎有着无法言说的坚定与信念。

忽然,它猛地一跃,用力鼓动着翅膀,试图飞上蓝天,却在离地的那一刻摔了下来。“咕!”一声短暂的哀鸣,瞬间揪住了我的心。一种同病相怜的情愫,牵扯着我。我走上前,希望能给予它一点帮助。“咕,咕,咕——”鸽子受惊似的向后退,却终因支撑不住身体后倒,又一连在草地上滚了几下才稳住。草地上又留下点点血迹。我只能后退几步,默默地看着它。似乎知道我不会伤害它,鸽子渐渐安静下来,只是转过头,全神贯注地梳理那只受伤的翅膀,而后挪动一下,再梳理……中间有几次,它望向远方的天空,深邃的目光悠远绵长,那里,有我不懂的坚持!

实在难以继续亲眼目睹它的挣扎,于是我转过身。刚走出不远,一声欢快的鸽鸣划破天空。我回过头,它,终于成功了!



#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文/张长国

我总觉得,一个人若是在离开学校以后还愿意学习,能遇上能够指导和帮助自己学业的人,是莫大的幸运。离开学校以来,我曾经遇到了两位对我来说不是老师的老师。之所以说他们不是老师,是指职业而言;而称老师,则是他们于我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帮助。我始终觉得,这是我人生中的幸运之一。

2010年的9月份,我意外接到了一个陌生老人的电话,老人自称是卞文成。交谈中,他对我发表的几篇文史文章进行了点评,并约我在空闲时进行详谈。对于卞先生,我是不陌生的,我曾经很多次阅读过他主编的县志,但始终缘交一面。在后来的拜访中我才知道,为了找到我的电话,他曾经辗转问了十几个人。很难相信,我们有着四十岁的年龄差距,却一

如故,完全没有代沟,他向我详细介绍了本地的许多历史渊源。卞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了坚持自己的文史爱好,他主动申请,由县文化局调到只有几个人的县史志办任主任,担负起修编志书的重任,先后点校出版了本县的清代县志和主编了解放后的第一本县志,他这种专务术业的思想让很多人之为之折服。一次写作中,我遇到一个地名问题,随即电话向他求教,他其时已患腿疾,行走困难,但仍热心地帮我查找了资料,并详细地告知了我。后来,我得知情况后,后悔不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青年的一个小问题,却如此认真,真心让我感动不已。

无独有偶。著名成武民

歌《包楞调》的搜集整理者魏传经先生也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我结识魏先生时,他已79岁高龄,魏先生的老家正是乡镇里我所负责的村,机缘巧合,我得以多次拜访他,聆听教诲。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淡泊名利的心态。《包楞调》曾经被多次发表,也灌制过很多唱片,但他从未收到过稿费之类,也从未想过讨要。一次,笔者曾经亲眼看见一家权威电视台在播出《包楞调》时,把魏先生的名字打成了“魏传统”。即便后来有人向他建议维权等等,他也只是说:“我一生能有《包楞调》这样的传世之作,也就足够了!”

两位先生的处世和做事态度使我常常生发许多感想,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什么注定的使命呢?卞先生投身史书著作,历时多年,终

于“编”得文成;魏先生民间四方奔波,三访茅庐,为的是传承经典。两位先生的姓名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相得益彰,这也许真是天意了。

两位先生在世时,我是尊称他们为老师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我有许多有益的指点和教诲;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行高为师”,使我景仰。两位先生一不重名,二不重利,他们所看重的,却是没有名利的这些事,尽管有人也曾对他们非议过,但他们却抱着“何妨吟啸且徐行”的心态,达到了一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境界,这不但对于我,对于所有认识他们,熟悉他们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好的参照。

两位老师早已仙逝,但他们的那种奖掖后进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品格,却让我永远怀念。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  
风雅颂读书会